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畫跋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蔣雲師

廣川畫跋卷五

宋 董逌 撰

素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為身計以廣施為利益以普救人為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為功德然與一切為緣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所事智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警發流俗況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本暨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

汝勿去生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為一切衆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興隆施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修曲與聽事房序相類接官府收聽之前楹得棋上置瓜不書其事帳目但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留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為清河守趙隸送新瓜一雙瓊

受之置於聽事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竟去以清德列為尤異昔人為此圖者將疾貪墨捂剥之政以著世戒者邪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時不知為何名取之當時清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傅古龍後

傅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傅古甞遇真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青龍鬭死於

徐州其長纔八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鬚長二丈其本赤膜曼之角長二尺無岐出腹下光白鉏鋙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傅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豢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異說況畫者所為也

清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榻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真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

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矩循規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為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畫惟圈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顧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以曹子建詩作此圖在梁朝入錄為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弘靖進入其後崔潭竊出張周封得之又為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

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真形圖

祕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嘗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為楊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為女形火為童子形木為帝王形土為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

鬢如羽翼乘鳳飛而翔土為道人不知何据經說昴形如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佛胸柳如虵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纓絡心如大麥尾如蝎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為人形虛如烏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据邪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絶天下不當語其所畫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邪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之不同也覽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刱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絶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為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為山分畫寫水又

豈可以與論山光全在戸雲氣欲生衣者耶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為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邪要必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圈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蹡其處而嘉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蕚莖蘂葉以尖圓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為日精此為木芍藥至於百華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為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發

於生意得之自然待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微覺用意求似者既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上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定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畫者間為怪險以要異名

有矣烏識所謂被五色而游者邪周之時龍去人未久當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安知神靈哉

書李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渥洼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今漢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嘗見畫者得此為君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為虎文頭有緑髪此果有據耶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牡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火羅頗梨山壓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

側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時蔡約嵗獻馬二匹然大宛亦自重貴也隋西域記言大宛騮馬烏馬赤耳黄馬黑耳自與中國馬不異宋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為無所凴藉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攷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戩脩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來朝而知魯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有之謂戩絶筆

於此可以貴也夫以事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
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羊其禍孰衆哉想其悲鳴怨
哀求申於人不勝痛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
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聽
則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乘蹇馬而田閒馬
鳴聲相應知詈轅中之駒也李南嘗乘赤馬逢白馬南
去知白馬鳴者為黃為盲者其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
人其知馬如此蓋聰聽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

盧論偏智哉

書陳中玉收桃花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見未嘗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桃花源作洞穴寫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黄閬道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衛公所謂黄尊師也甞見顧逋翁為新亭監要客貌山水百本而荆浩畫松檜至數萬本不止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為游戲不立寸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霤山圖遂畫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昔許映叔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澗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

地蓋灊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許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神乎伎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而謹具百體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寒同相口史朝相頬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肕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

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噫豈非真得馬者邪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必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心者求之至于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真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獅子吼其破聾抉瞶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大法又嘗發大誓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存一象以經考之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為衆相而特以護經為相者也當元徽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尼羅護持佛牙與其經說偕東至宋末而求反國即圖其形留之後入莊嚴寺則

道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邪

李慎徽秋雨圖

余嘗逮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覽機衡垂意民隱棄舊除慝納之大和當時號登極治觀闡陰陽圖回萬微與神合契不謀自成然左右輔弼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拯獘救失嘗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下饗於逸樂逮今功德涵養而不替也當

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濱州守臣李慎微為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穟腐黑木實䏲腔上掩圖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詩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慎微圖今留祕閣崇寧三年黄符摹其本屬余書其後因考

其言繫之

武宗元畫天王圖

尚書郎武宗元重修如幻得丹青等持入法海妙慧嘗為持國天王昔申國公於洛師得之傳其子崇寧五年其孫彥輔持以示余其放墨飾采更無軌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胞合圓融同於予心放乎畫矣故遇物布象切此心見至於威嚴毅烈而發於慈心恕性者則若可以形相察之此豈娩黃配紫摹象前人以夸

世俗者邪或曰天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方持國主司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魔怨得大總持故威威寂寂其相好如此頃見吴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婁勒乂其在南方毗婁博乂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毗沙以多聞稱博乂以非好報顯勒乂以免離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為畫者妄人也此可以妄昧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

書李定方繡佛後

李定方以何夷怙（新學又發新意）得難提迦（自喜）修入波羅末陀（此云真諦）號蘇勿多羅（善子）乃敢毒箭為食而於無爭三昧於是薩槃迦摩（樂欲）求因帝羅頤（解脫）作路伽即他像（世尊）倫惟住好（莊嚴）五色絢組作防那（女工繡裁縫）回鄉纂刺既成歷下李文叔耆沙（求勝）曰若以勝相者設蘇樓波（妙色）吠摩質咀利（此云繡畫）何要於甯多（寂定女）室利（善女）求於鍼鋒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和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末荼叉羅（中書書名）問鄴瑟胝羅（居士）曰願作

直林慈氏組文觀相恨無前事余曰皇興繡像釋迦文佛區閣三丈以是書者可識也自唐逮今為此旣衆矣何遽疑也任道林曰天宮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已行何於今獨不可為之齊永明四年八月庚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寶頤造繡無量壽佛尊像俾朝臣為贊縟文内炳靈姿外溢此非其前事邪李氏女為鄭一送繡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細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方佛頫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像矣頤書其

語以謝淨土寺有後魏繡像匠淵三丈高可六十尺題云文皇帝御畫釋迦像皇興四年八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為神春水為質神鋒太雋逸氣震散蓋玉在璞而流光金藏礦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瑤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能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岩下電氣飄飄然若凌雲而直上節磊砢如萬丈松而不可以斤斧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形見者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上鶴豈宜跼蹴效轅下駒邪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豈特以糞土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道節而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校勝此豈燕子所謂神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圖

祕閣帳有王波利獻馬圖畫入能品異等書曰漢武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止定襄巨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妙於見形者也崇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尚方曾令工者摹其本以傳其按王波利本突厥降酋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絶藝矣不宜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玄奪放

之批波利頻口鼻皆血出此畫蓋唐人所為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究對圖

此圖本出洺習交喧求以驗罪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婬欲欺誣凡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窺者於此得之昔賈奕鼓刀趙叢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徑丈虛縣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為光耀畫者不知謂真設鏡者誤也范宏丈曰使罪惡有記則無

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末盡者下
對驗獄邪曰常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
能藏形則有惡友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
相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象者哉則以對者見於
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若夫寶樹見天人景像娑
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果報撫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
有待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於此矣

闕仝側作泰山圖為王晉卿書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將假壽千歳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干將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而西之導靈巖而東鄉則雖與蹈其背脊可以坐而察之闚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墨索而游乎其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盛於壽盡力於巧反泰山

於筆下是韓之說也韓非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援鉤推視規矩而正泰山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正民不能齊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晁無咎書

經言地獄三曰形罪輕作人形其重畜形極苦無形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爲形罪輕者也至畜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肉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又嘗寓之縑素得傳遠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

何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畫地獄變謂唯子爲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國人問者疑刑具亦必有意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智慧具足者自能捐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愎猶知畏縮不敢肆其兇虐其於屠膾魁矢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貸於物無棄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衆何哉曰世有大醫

王操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趨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解也彼堅力强肢不脩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養病以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晩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騂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其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

夫移形索景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魄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焉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鳶而飛為象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歌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邪將神用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𤣥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於鬼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為宗子大年書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書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香名致精䰟能使人彷彿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舡巨力千人齎不死之藥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

毒可遠望不可逼也春石為藥既飲則絶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有魂𩲡可致也後之書徐肇事乃放据而為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而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以道途來叙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真見其妻矣而偕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廣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惟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痕迹然後盡其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胷中磊落自成丘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盡皆因所見為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吴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横幅畫首末鈌爛中圖羣驢䟦者皆曰吴生容疑常僵以此得名余意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為則余不能知也唐人嘗說吴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蹋碎其用具則吴生當優為之矣

書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右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為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衆容不喻祖仁

曰此舊無名惟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為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為泛泛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韋羅甲汪巳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恚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詔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畫奇刪

恠詭果何据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為何獸也若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獸邪余家以豢龍得氏子孫尚不識形今所畫者所為可以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為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五

廣川畫跋卷六

宋 董逌 撰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為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想像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罔欹湖竹里舘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為浮圖居今清原

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盧浩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為營草堂遂還山乃廣其學盧聚徒肆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絶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樾館等而已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為之者也

書別本草堂圖

此圖本段鄒平公所收遷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為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滅歲前者皆榻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成式闕也大儀者安節也隨蘭陵於諸宮者蕭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為之故可佳也涿人子蓍題當僖宗丁未年既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

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己酉即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華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寧三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花碧六出其房九列鋒敚莖柯植而叢出生不傍引嶷然上聳攢華之堞駢葉

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華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為無據矣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微岑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頭廣額尾旌揺曳耳大礫礫庬然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衡其智有以隨時艱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鼓(驅)[敺]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用為任令

僕記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宫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驪在前驂似在後逐其生有封死有弔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野茂林豐艸甘水嗅地仰天飲齧自若應候長鳴前跳後踴羣嬉而隊躍盡白日以為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橐之憂者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絶跡其徑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

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真乘黃[闕]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誇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圖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衆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鬛至膝尾委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

乘者當以綿絮纒頭腰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闕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据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劵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頗異然耳鼻皆殘毀之餘嘗問北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聲此說未試然儋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

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為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地甞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疁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為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為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圖

世不見古人筆畫謂後世所作便闕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絶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

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 闕 畫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擊嶽卷之勢哉觀張子恭藏水圖 闕 逮諸絶者乎其於洶湧澎湃蓋蛟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謂得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汙池行潦停滀涓濡果可勝而寄心賞邪孫生為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為平漫橫 闕 汪洋渟濦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傍挾太山前直

衝飆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波落而隴起想其磅礴解衣踞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居卿待制所藏范寛山水圖

伯樂以御行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而天下無全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故闕　運而氣攝之至其天機自運與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以闕　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運

之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姮娥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誠之所遇而問爾不可求於冀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報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也嘗兵鬬不利三逃于塔側方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礙報四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據之今以雲物為報者非

吳生所為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此將無是邪

擣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無他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滯也晚得此釋然吾心忘之惟見晉國城社而闕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救其容闕為人笑昔人蓋昧於若形如此則悲心微矣可一嘆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顧揖不暇最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揖讓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圖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足少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特其甚美以見爾世亦得其絶麗而傳其濃纖疏淡處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闕豈可畢而别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説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若形者忘焉若昉之於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神明頗異此其後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凱之論畫以人物為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

禽鳥故張舜賔評畫以禽鳥為下而蜂蜨蟬虫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為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為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地但患未知求於此耳崔白為蟬雀近時為絶筆非居寧斗戳輩可頡頏其間世以畫評為据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世有能名歎其巧絶今畫録雖叙蜂蝶蟬虫不為極品便是不考古人遺跡闕秀妙絶一世而舜賔不知考者豈可與論古今畫邪

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疋帛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闕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為書闕宋文帝棊圖也江右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

竟上倦還省五更方决抗䝉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

議闕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髙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抗仕齊闕 給事中令局圖謂綦史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囊藏萬里都在阿堵間非其胸中無町

畦缺 隨所遇而發於缺 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年

詑余圖之汀沙漁岸蓼岍楓崖山榭溪壑望之若有限

際而求其重列複映殆不可致之蓋隱𥗋而不出也又

復有煙雲上下闕晻靄嵐光出沒而貫金石矣故飲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遇則不可復射矣知神遇者縣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適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予其凝心儲思闕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忘之此中真有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勤學士畫圖

余評此圖知是昔人已造境後世隨繩墨以就其工然矜持太過求其似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其類

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滄滄萬里外天機開闔自我而入者雖置塗闕　幸而有至處然端行遣雷遂得剡直豈轉逐其後縮縮而闕　邪

書王學士李成畫

王無逸聚畫既多真偽相乘除余得盡為考之此畫所出也闕　其臨視而別出自為一種然陵突抗立幾欲亂真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制形而出豈不莫邪也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

子盡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至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也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闕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為神矣其有寓闕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栖谷隱層巒疊闕欽崒嵂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而化之凝念不釋闕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

不得適而藏也他日忽見羣山横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煙與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葢心術之變化有而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煙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闕也謂其筆墨有殘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𢧐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咸熙舊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平水静煙開霧合葢是江干舊游使人有羇愁窮顁之嘆也筆跡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闕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索之恐不可得盡也此雖與闕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閒譬若轇昆闕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未極五山然已窮河源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闕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當中立有山水之嗜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賁育亦失其勇矣故能攬須彌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涵墨咀毫受揖入趨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闕山而求畫者疊石累土以自詭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闕物得之此其

為真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寛於山水為闕 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水泠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電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却當此之時復有畫者邪公於為燕王府官王欲得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慎於伎也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

以畫名天下至與畫工繪史以闕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又同一闕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於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筝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艷態明眸善睞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髣得於阿堵中邪嘗持以問曰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闕 嘗見諸說太真妃豐肌

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闕 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肥為美於此時知所缺之矣

龍衮百馬圖

有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色異闕 用異大小藝異動靜立其百體已不能得馬矣況踶齧奔趨進退起伏蹙浪播洒齬㸷人搏斷山決壑耳摇腹梢仰乳闕 首張齗閤目怒鬣木搔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闕 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

異二實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闕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知實無有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闕以別者則雖號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得盡昔堅白之説闕非馬已非色矣况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瑶池馬圖後

黄之沱其馬歙沙黄之澤其馬噴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闕仰惟託於筆墨記其骨相闕存大蒙之遺種不

在闕　　閬三尋此殆得於歷昆侖宴瑤池之上

時邪非摹擬扆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闕　得識闕

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闕

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

所寓闕　　六年五月臣某跋

跋李祥收吴生人物

吴生之畫如塑然隆頰豐鼻趺目陷臉非謂引墨凝闕

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闕其鼻目顴頷可分也楊惠之與吴生皆出開元時惠闕及乃改為塑自畫為塑工易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闕素為難吴生畫人物為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闕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闕得者恐觀者闕此求之故并以設彩者見焉此畫闕

小氣韻闕

有宏大放縱之態又其難者也

廣川畫跋卷六